

第五章 化为泡影的近卫特使

催促对苏谈判

从后来的情况分析，斯大林已经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，接受了在德国战败，苏联战斗力恢复以后，将对日参战，以实现“同盟国的共同胜利”的承诺。并且，1944年10月，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会谈拟定了期限，德国败北后三个月，苏联开始对日进攻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，对日作战更加具体化，连同同盟国间对日决战的计划，都制定出来了，只是当时日本人不知道而已。

对此姑且不论，虽然决定派特使去苏联，可过了近两周的时间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最担心的是陛下，再加上在这关键时刻，可与商量的人木户内府，从7月1日到4日生病泻肚，根本不能上班。无奈3日这一天，终于派藤田侍从长到木户幸一的住处，问他“怎么样呢？”

木户幸一回忆说：“那时，皇宫、私邸，都因战争被毁坏了，寄居在赤坂的弟弟家，饮食生活不自由。在宫内省煮午饭，有的日子，只有两根白薯。回到家里，把分配给的糙米，放入一升的瓶子里，用棒子捣一捣，使它变白。如果分配给大豆，就放入石臼里，咕噜咕噜地来回转，磨成粉。家属疏散到山梨县的盐山之后，都自己捣米、磨粉而生。

虽然并不是因吃大豆泻肚，可是，弄坏了肚子，卧床不起。藤田侍从长带着陛下的传话，来联系对苏方针。虽然记得不太清楚，可记得好象是陛下之所以跟我联系，不是因为问题变得难办

了，而是详细问了6月22日召见六大臣之后，对苏谈判的事情怎么样了。好象不曾催促我说：快行动吧。因为，那是内阁干的工作。”

是特使的人选难以确定吗？

“不，写那个草案时，从一开始，我就把近卫文麿君作为特使放在心上。因此，在让陛下看草案时，以及让总理看时，好象都说过，当然是让近卫君担任特使。所以，任特使这件事，不应再有什么纠纷了。我上班是第三天，陛下催促总理说，‘快行动吧！’”

《木户日记》中写着：“7月7日（星期六）晴，2点，铃木首相来我室，说了下面的话。‘刚才被召见，在御前问安，陛下问：说心里话，对苏谈判往下如何进行呢？如果错过了时机，就不好办了，因此，干脆直接决定，让特使拿着我的亲书去苏联，马上进行，怎么样呢？我说：陛下真是英明决断。’”

派遣特使的担当者应当是外务省。外务省也并不是行动缓慢，从东乡外相的个人品德来看，可以说是一直遵循外交路线工作的。可是，由于事态紧急，陛下最了解情况，于是就成为例外的特使任命。

苏联，花言巧语地拖延时间

东乡外相虽然接受了天皇尽快派特使到苏联去的命令，可是，他还对当时中断的广田、马立克大使的会谈抱有相当的希望。东乡茂德在其著作《时代的一面》中写道：“6月中旬，好象传说着中心问题是把大使派到莫斯科。可是，我自己知道，上届内阁就派特使问题，曾几次提出建议，但都没成功。因此，最初对派特使没有兴趣。并且，广田已在进行谈判，当时，就没考虑特派使节。”

看了东乡写出的这种意思，也许当时还有点摩擦。

总之，广田与马立克会谈正如前面所述，广田以问安的访问形式，与马立克进行了第一次接触，以后就中断了，即便广田邀

请，对方总是尽力回避、搪塞，以没有时间、不方便而婉言拒绝。可是，22日，外相等六大臣受到陛下的召见，决定把木户草案付诸实施。因此，东乡外相第二天23日，马上走访了广田，催促他和马立克大使的会谈重新开始。24日下午，对方也没再找拒绝的借口，答应再次谈判。这一天会谈的内容详细地记载在《广田弘毅》一书中。马立克大使只是反复强调，广田的建议过于抽象，如果不能听到日本方面更加具体的意见，也就不能向本国政府报告。于是广田说：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希望全面地解决妨碍改善日苏邦交所担心的问题。苏联对满洲和中国在经济上、政治上，如果有明确要求的话，日本准备给予充分地考虑，并且也想听一听苏联对于南方圈在经济上的要求。马立克大使仍然执拗地再次强调：如果不能更加具体地谈，是很难办的。

广田改变了语气说：“日本以向来希望的更加增进日苏间关系的热情诚意提出了这个提案，只是苏联方面今后对日本的态度，令人有不能相信的地方。现在，想明确地了解苏联究竟有什么样的考虑。”

马立克说：“苏联刚刚通告了不延长中立条约，并不意味着废弃中立条约，并且，现在还在履行着。虽然知道日本方面希望在中立条约期限届满前交换将来的意见。可是，我自己不能提出这一问题，想知道日本方面的具体的意见。”

广田说：“中立条约既然作为中立条约，就应该缔结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的条约。所说的具体问题，难道不是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，或者有关缔结条约的形式方面的事情吗？”

马立克回答：“那是双方的事。”

然后一起进餐。这时广田说：“今后增强日本的海军力量，如果和苏联的陆军力量联合起来运用，这在世界上将是无比强大的。因此，作为我方，希望苏联供给石油。为此，我方能供给橡胶、锡、铅、钨等南方物资。只是运输，不妨由苏联方面担任。”

马立克说：“以上所述反映了日本海军方面的意向，陆军方面

会反对吧。”

“石油方面苏联也不富裕。”

“接受南方物资，因途中航行危险，是不可能的。”

总之，只是嘟嘟囔囔，这一天的会谈毫无所获地结束了。

如果考虑一下战舰“大和”、“武威”已经不存在，在冲绳我军有组织的抵抗结束之后，这样的提案当然不能打动苏联。因此，我们见解上的分歧相当严重。可是，广田和东乡外相商量之后，由于对方说要日本提出具体的提案，因此，就将来的日苏关系和满洲国等其他问题，写成了文件。主要内容是：

(一)约定满洲中立化。战争结束后，我方撤兵，日苏两国尊重满洲的主权、领土、不干涉内政。

(二)如果苏联供给日本石油，作为交换取消渔业权。

(三)就苏联希望的其他议案进行谈判。

29日，将此提案交给了马立克大使。并说希望尽快得到回答。

另一方面，东乡外相在这前一天的28日，打电报给驻苏的佐藤大使，告诉他广田与马立克会谈的大致情况，并训令他搞清苏联政府的意向。他用电报将广田和马立克接触的事通知佐藤大使，这还是第一次，这使佐藤大吃了一惊。他认为，现在既使这样做，也是徒劳无益的。可是这是训令，只好说要去会见莫洛托夫外交人民委员。可是这也不顺利，7月10日，终于有机会会见了莫洛托夫，但他说：“有关这件事，马立克大使打来了一个简短的电报，具体情况，让信使送交，因此，既使电报到了，详情亦是不知，只凭电报，不能获得日本方面明确的印象。”态度非常冷淡。佐藤大使虽然继续进行各种各样的试探，可莫洛托夫根本不表示热情。

外相焦躁不安

东乡外相围绕着跟苏联接触的问题，开始焦躁起来。这不仅是由于陛下的催促，而且也是由于广田和马立克的会谈毫无进展。

那时，还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情报。例如，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到莫斯科正在搞什么暗中活动啦，同盟国首脑最近要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会议啦。

东乡茂德在《时代的一面》中写道：“另一方面，在国际形势上，同盟国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，宋子文到莫斯科和苏联要人签订了协议，传说是最近同盟国首脑要在波茨坦会晤。很明显，日本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。我想在同盟国会谈之前，开辟一条走向和平的道路。”

东乡外相作为外交上的领导人，在不能充分探明苏联的态度时，随便派特使去，也无益处。实际上，既使乘飞机去，如果没有苏联的允许，也不能进入苏联的国土。并且，也考虑到了失败时，特使本身的命运也会很悲惨的。当然在特使的人选上也犹豫不定。可是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就不只是事务性的问题了。但派谁为特使去呢？

《时代的一面》继续写道：“7月2日，在高松宫召见时，禀告了派特使的意思。当问道：去莫斯科的使节，打算派谁呢？我说在考虑近卫公。殿下提醒说：派遣近卫公时，可以派合适的人作为辅佐一同前往。因此，任命特使时，是从陛下那里直接受命的。本人也感到很光荣，可是，也不能不想到完成这个任务是很艰难的。所以，我想，先去跟本人私下谈谈是理所当然的。于是，和总理商量之后，7月8日在轻井泽和近卫公会谈，说明了上述的意思，得到了承诺。近卫公动身时，说了一句话：不应当强加太苛刻的条件。

第二天(9日)返回东京后，立即向总理报告了和近卫会见的情况。可是，总理7日接到了陛下的指示，为尽快结束战争派特使到苏联去的事，怎么样了。所以，已经禀告外务大臣特意去轻井泽和近卫公会谈。等他回京时，马上尽速施行。”

东乡外相于是想，陛下直接说了选派谁作为特使到苏联去了吗？《木户日记》7月13日，有下列的记述：“上午9点20分，铃木首

相突然来访，主要说了下列的话：有关对苏特使的人选，和外相反复商谈，认为只能烦请近卫公。因此，按说近卫公昨天上京，我自己想劝劝他。反回来一想，在刻不容缓的今日，直接受天皇命令或委托，比进行种种规劝要好得多，对近卫公也是一种荣誉。这个想法今天早上上奏了，云云。”

豁出性命的近卫公

铃木总理之所以在上班前，突然来寄宿地走访木户内府，是因为这一天，近卫公要出席重臣会议和日本文化协会的成立典礼。从疏散地轻井泽来东京，在事态十分紧急的情况下，这正是个好机会，所以才突然决定“拂晓袭击”木户内府的。

木户幸一回忆说：“总理的确很焦急。特别是7日受到了陛下的催促，震动很大。于是，第二天马上把东乡外相派到轻井泽找近卫君，他的活动不是很说明问题吗？碰巧，近卫君12日来东京出席重臣会议。这个会议也在宫中召开，因此是个好机会。我想，如果陛下召见，任命近卫公，只一句话就解决了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天皇也会亲自出马。于是我说道‘那很好吗。’”

《木户日记》在这一天写道：“10点10分，在文库拜谒，预先禀告了以上的意图，天皇极为赞成，决定当天下午召见近卫公。”

关于这一点，木户本人还作了些补充：“我想这次拜谒，不要过于拘泥于形式。若是一般的晋谒，来到陛下面前，要往右侧横着站，听旨。象这次这样重要的时刻，用这种形式，既不能表示陛下的心情，也不能体现出近卫的想法。并且，作为特例，侍从长也不在一旁侍立。总之，要和陛下慢慢谈，细心体察陛下的心情。同时，近卫公也可坦诚地说明自己的想法，如果陛下的希望过高，不能实现，也可以拒绝。正是按照这种考虑安排了这次拜谒。”

下午3点，近卫公拜谒了天皇。当时的情况记载在矢部贞治

编的《近卫文麿》下卷中：“重臣会议正在进行着。下午1点多，铃木首相在会议上大声说：‘宫中马上要召见近卫公。’出席会议的东条，吓得呆若木鸡地注视着首相。近卫穿的是国民服，踌躇了一下，就这样拜见了。3点，陛下从防空洞里出来，他头发蓬乱，脸色苍白、消瘦，这一切打动了近卫的心。

陛下问近卫关于结束战争的意见。近卫回答：‘最近，陆军屡次来人，说明战争进行下去的可能性。那些数字是否正确暂且不论，如果听听海军的说明，陆军的意见就不一定能令人相信。而且民心也不高昂，充满着依靠天皇总能想出个办法的念头，甚至对陛下不满的言语也到处可以听到。我认为，目前需要尽快结束战争。’

陛下于是叮咛道：‘也许派遣你去苏联，你的想法如何？’

本来，近卫公是反对让苏联斡旋谋求和平的，可是，他想到陛下的苦心，什么也没说，痛快地回答：‘三国同盟时，陛下说过同甘共苦的话。可是，如果有陛下的命令，誓死努力。’”

在这以后，木户内府直接从陛下那里听到了当时的情况。《木户日记》中写道：“3点35分召见。在文库拜谒，主要说了下面的话：对近卫公大致讲了自己的看法，询问了近卫对于战争的看法和意见。这时，近卫说需要终战。因此，天皇就说出也许让你到苏联去。近卫援用第二届近卫内阁时的‘同甘共苦’这句话，果断地接受，如果有命令，誓死为之。这次近卫也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云云。”

和平的训电

陛下召见近卫公时，委托他作为特使到苏联去，这是特例。在矢部贞治著的《近卫文麿》下卷中写道：接受召见，非常突然，近卫公没准备衣服，穿的是国民服。他犹豫了一下。对于近卫公来说，大概这次召见完全是意想不到的。

木户幸一说：“近卫君本来是一个在服装上有着特殊兴趣的男人。在国民服出现之前，经常穿奇怪的立领制服之类的衣服，戴奇异的帽子。因此，如果有人把他穿着国民服拜谒，与近卫君没有预料到被召见，联系起来考虑，这是不合适的。他本人预料到了。当时，近卫君虽然在轻井泽，可是，他来东京时，顺便到我这里畅谈过。我写完处理时局草案之后，6月末也来过。在我俩闲谈时，谈到了决定以近卫作特使这件事。”

还有人说那天陛下头发蓬乱，脸色苍白，消瘦，此种情景才打动了近卫的心。天皇当时是那样忧愁吗？“我认为那不恰当。在我看来，简直是颠倒黑白。陛下本来就是一位不修边幅的人。头发蓬乱也是时常有的。若从侧面来看，也许看上去有些消瘦，可是，不能认为那时消瘦了。当时的形势比我写草案之前更加恶化。可是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才产生了最后孤注一掷的想法，决定派近卫前往苏联。因此，并不是因烦恼而消瘦了，倒不如说陛下在6月之前的日子里是很担心的。”

近卫公退出后，非常感激。陛下对木户内府说：感到好象近卫这次决心也很大。在这种语调背后，是不是隐藏着什么呢？“这样说也许有点不礼貌。可是，近卫君有不十分负责的习惯。陛下是很清楚这一点的。日德意三国结盟时，陛下知道近卫担心缔结这个同盟可能失败，最初就非常不同意、不赞成。可是，近卫公要求缔结这个同盟，于是陛下说：‘既然要缔结，如果不和我好好共同负重任，可不行。’近卫援引日俄战争时，伊藤博文的例子，说：‘拼命干。’尽管如此，还是拖拖拉拉地半途而废了。他这次又向陛下保证：‘誓死努力。’因此，陛下事后就对我说：‘好象这次真的下了决心。’

那时，日本处在关键时刻，因此，近卫也会认真去做。不管怎样，近卫这个人，那一瞬间是认真的，接受了到苏联去的特使任命。退出来时，他满脸泪珠，大概是因为陛下说了‘拜托你了’的缘故吧。”

根据当时的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著的《出使俄国的两年》一书的记载：“7月12日，从东京来了急电，训令急速向苏联要求和平。电文的意思如下：作为日本无论如何也不会无条件投降。可是，天皇陛下认为继续流血惨杀、增加牺牲，从人类福利来看，实在不合本意，因此，派遣近卫文麿作为特使前往苏联，携带天皇陛下的亲书和苏联当局恳切商谈，希望努力寻求实现和平的途径。接到这个电报的前几周，国内一点也没告诉我战况。因此，我想象战况很不理想，可是突然收到了这样一封重要的电报。”

与苏联交涉的苦恼

就近卫特使被派往苏联一事，东乡外相打给驻苏佐藤尚武大使的绝密电报共11封，佐藤大使给外相的回电13封。除此之外，佐藤大使关于这个问题直率地提出意见的电报有4封，这些都保留在外务省。通过这些往来的电报，可以如实地说明当时的情况。

7月12日20点50分，大臣发第893号加急电报：

“没有接到和莫洛托夫会谈的电报。由于侦察不充分，有进军的嫌疑。现在，要加快步伐，在三国会谈（波茨坦会议）举行之前，向苏联方面转达天皇关于结束战争的心愿是恰当的。连同下列意思，直接向莫洛托夫说明。

‘这次战争给交战各国国民带来的惨祸和牺牲还在一天天增大，谨以天皇陛下的名义，表示对此痛心，惟希望战争尽快结束。在大东亚战争中只要英美固执坚持无条件投降，帝国为了国家的名誉和生存，只有孤注一掷战斗到底。这将使彼此交战国国民付出更大牺牲，实在不合我意。为了人类的幸福，期望尽速实现和平。’

天皇之心不仅是对平民的仁慈，而且也是出于为全人类的幸福着想。打算以此为宗旨，派遣近卫文麿公爵作为特使，携带天皇的亲书前往苏联，把此情况转告莫洛托夫，并就近卫一行的人

境方式，尽快征得对方的同意。近卫特使在苏联首脑去参加三国首脑会议之前，不可能到达苏联，需要在其回国后立即面谈。尽量要求乘飞机去，征得对方允许，把飞机开到满洲里或齐齐哈尔。”

佐藤大使回电道：“贵电13日上午1点收到，莫洛托夫动身到柏林去的日子迫在眉睫，当尽量努力。”

14日19点，外务省收到更加详细的电报。第1385号。十万火急。佐藤发。

“马上提出与莫洛托夫会面，要求无论如何也要抽出时间。因此，13日下午5点会见莫洛托夫，把圣旨翻译成俄文，交给了他。……(下面是要点)强调了这次的特使和以前几次要求派遣的特使不同。为此，莫洛托夫提出日本天皇的电报是给苏联政府的何人呢？我回答说首要的是加里宁，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，外务人民委员莫洛托夫。莫洛托夫又说：‘虽然了解日本政府方面焦急的心情，可是一些政府委员今天夜里就要动身出发。因此，现在不可能给予答复。’”

电文又说：“拜悉圣上的旨意不胜惶恐。近卫特使带来的提案如果和以前一样，仍是抽象的言辞，只能使人失望，因此希望告诉我特使使命的要点。”

电文还写道：“斯大林、莫洛托夫14日出发到柏林。比预计的晚出发了半天，按说有答复的时间，可是，昨夜通过日本课课长克勒那洛夫要求推迟答复。经过再三考虑，可以想象得到苏联的态度大致有下列几点：

(一)不清楚特使所负的使命，是否提出结束战争的具体方案。

(二)如果提出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相近的议案，又当别论。可是，如果日本想谋求依靠谈判来实现和平，希望让苏联斡旋，苏联将不予接受。

(三)想避免日本好象在美、英、苏三国之间挑拨离间的印象。

(四)在三国会议上，弄清美英对日本的态度，并且和英美秘密商谈日本的要求，然后决定苏联的态度。

从以前三国间的内幕来看，如果不是无条件投降，或者不是与此相反的条件，是不会接受的。不胜忧虑。切望天皇尽速让特使带来决定结束战争的具体方案，而不是抽象的言辞。”

为此，外相又拍发了电报：“我明白在这种局面下有效地利用苏联是很困难的。可是，不仅要阻止苏联对日参战，而且要以大幅度地答应苏联的要求，诱导苏联愿意为结束战争而进行斡旋为基础。并且为了强化对英美谈判的地位，必须重视特使。虽然对我们的战斗力抱有怀疑，可还没有完全丧尽，如果对方一味坚持无条件投降，那就只有继续战斗，不需要与无条件投降无差别的苏联斡旋。”

佐藤大使回电：“18日夜送来了莫洛托夫给我的亲笔书信，说苏联政府确认收到了日本天皇的电报一事。可是其内容没什么变化，特使的使命也不明确，苏联政府不可能给予确切的回答。”因此“派遣特使被一概拒绝了。这样一来，若日本政府没有具体的提案就无可奈何了。苏联方面的情况和在日本考虑到的情况相去甚远。因此，想以你们提出的条件打动苏联，是不可能的。”

电文还有：“17日三国首脑已经开会，因此我认为18日的回答是三国首脑商量的结果。这次的三巨头会议是在反日的气氛中进行的，并且好象三国首脑频繁地秘密谈判，因此，苏联对日本的态度一定有不测的发展。”

佐藤大使的苦恼，在拘谨的电文中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。

除政体外的无条件投降

驻苏大使佐藤在被拒绝近卫特使访苏之后，7月20日给外相打来了最后意见的电报。“情况紧急，时不可待，况且最近几月不知能否维持和苏联的关系，现在必须督促政府作出最后决定。——起草这个电报，我虽是拿起笔倾注了全部的心血，写一项，再三考虑斟酌之后，又写一项，沉重地飞快地写。甚至想到这一封电

报维系着祖国的兴亡。写完后，趴在桌子上泪流满面。”

在外务省还保留着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，内容是只要能维护国体，就接受无条件投降。这份电报“21日到达外务省，第1427号紧急绝密。”全文较长，大致把它分成前后两部分，在这里只把最重要的部分写出来。

“五、本大使已在发出的第1143号电报中提出：抗战能力已经丧失，继续战争是不可能的。可是，皇军自不待言，既使全体国民只要没有天皇的命令，就不会向敌人投降，正象所说的那样，既使剩下最后一个人，也不放下武器。再进一步说，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轰炸和炮击下，已经失去战斗力的将兵和我国国民都会全部战死。因此，必须拯救社稷，7000万的国民正危在旦夕，天皇一人的安危也是飘忽不定的。发展到这种境地，个人的观点、立场、军队的荣誉或者国民的自尊心，都难以换取社稷的平安。归根结底，我主张只有尽快下定决心，倡导和平。

六、根据贵电第893号提出的媾和条件，糟糕的是被苏联拒绝了，现在急需有什么其它的方案没有？一旦决定媾和，其结果日本国民难以逃脱接受苛刻条件的命运。在有这个思想准备的基础上，尽可能在短期内，由苏日双方的军方代表签定停战协定，以避免付出更大的牺牲。在协议媾和条件时，我方作为保留，并且要极力主张维护国体。在这件事上，要给予对方以这是日本绝对要求的印象。发出的第1416号电报中提出了建议。

有关维护国体问题，可以认为是国内问题，而排除在媾和条件之外，这或许是一种办法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势必招致诸如宪法会议之类的麻烦，因此，在形式上需要造成是应广大民众要求这样一种声势。不过，在宪法会议上，难以避免极左派公然反对维护国体的情况，并且召开宪法会议是与宪法相抵触的。如果对这些非常情况没有相应的措施，那么，对于违宪的责难又如何合理地解决呢？如果认为在这种形式下，能解决国体问题，或者出乎意料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敌人方面的承诺，以全体国民的整

体意志来决定皇室的存在，那么，我国国体在世界上反而更加有其地位。

七、本大使所主张的媾和，意味着除维护国体以外，答应敌人方面提出的所有条件。只要能维护国体，国家的名誉和存在就已经达到最小的限度了。我认为不应该违背贵电第 913 号之二的宗旨。

八、现在日本帝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如果问这样把战争进行下去行吗？国民会竭诚尽忠报国至死不屈的，而国家本身也就濒临灭亡了。如果为了忠实大东亚战争的大义名分，把战争进行到底，那么社稷都毁灭了，再显赫的名分也是无意义的。为了维护国家的存在，应该忍痛做出一切牺牲，来换取社稷的安全。满洲事变以来，日本误入歧途，以致发动了大东亚战争，终于陷进了力所不及的大战争。结果，现在连本土也面临被蹂躏的危险。既然已经确定无把握，我认为就应该尽快决定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救国救民才是当政者的责任。

当然，既然已经谋求和议，媾和条件究竟怎样？看一看德国的先例，就能估计个大概，国民不得不长期处在敌国的深重压迫之下，苟延残喘。可是国家的命运可由此而存在下去，况且几十年之后，还可以恢复以前的繁荣。政府选择的应该正是这条道路，切望早日使陛下安心。

战争结束之时，要在国内各方面实行彻底的改革，政治大众化，废除官僚的飞扬跋扈，努力实现国民一体化。并且从满洲事变以前，就过于轻视外交，以致在国际关系上也漫不经心，成为招致今天这样的灾难的一个原因，今后应该重视外交关系。”

佐藤大使的绝密电报，以及外相和大使围绕着派遣近卫特使这一问题的电报，都经加濑俊一书记官之手，让近卫看了。据说，大使在电报上的意见，给予近卫公以非常重大的影响。受陛下直接委托，作为特使去苏联的近卫公，当时和他的智囊团、已退役的酒井镐次中将商谈，制定了去苏联的方案。是用六个小时才写成

的，其基本内容暂且不管是不是全部采纳了佐藤大使的建议，实质上是完全相同的。曰：“广泛地看到国内外的形势十分严峻，诸如交换条件之类的问题，不易过于计较，除维护政体绝对不能放弃外，其它的细节，应以他日东山再起的宏伟气魄，基本上予以接受。”

半途而废的训令

从结局来看，近卫特使被苏联方面拒绝，因此，以“特使化为泡影”而告终。拒绝的公开理由，正象佐藤驻苏大使再三相劝、催促的那样，是因为日本方面没有什么明确的结束战争的具体方案。

为什么一直没有制定明确的具体方案呢？可以说，大家心里都很清楚。从客观上看，不得不无条件投降，可是，为了争得哪怕是一点有条件的投降，才徘徊不前的。更坦率地说，近卫公是被陛下直接委托派到苏联去的，所以，谈判条件可以由陛下亲自批准，而不需要政府方面的训令。对此，东乡外相却认为，近卫特使归根结底是日本政府的特使，因此，应该在外务省制定训令，让他作为行为规则。这个分歧可以说是原因之一。

当时的外务次官松本俊一说：“7月15日——是星期日——可是，大臣对我说：‘近卫公在箱根汤本的旁边樱井兵五郎的别墅，我们把给佐藤大使的训令送去，并且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全部人员，现在也正讨论让近卫公带到苏联去的训令案，我希望听一听近卫公对训令的要求。’于是，我们俩就去了。”

和近卫公这样详细地谈话还是第一次。他用很有味道的盐烧香鱼和清汤及酒款待了我们，谈了约两个小时左右。当谈到请公爵带去的训令时，近卫公立即回答，不需要什么训令，我打算空着手去。现在，正如佐藤大使所说的，只有无条件投降，什么体面的媾和，依靠谈判来媾和，都已为时过晚，我也已向陛下禀告了。

并且，如果去莫斯科，想把斯大林的意见直接转达给陛下。随行人员，想请外务省的次官去，并正在考虑陆军的松谷诚大佐，海军的高木惣吉少将以及富田健治等。

在近卫公那里住了一夜，乘早班火车回到了东京，把这些情况向东乡外相做了报告。东乡始终是阴沉着脸听的。他说道：‘真是难为近卫君了，我不太赞成让近卫君去干这件事。’可是外交大权在陛下手里。陛下说：‘请近卫君去苏联。’因此，那当然就意味着等于是政府派出的日本帝国特使。所以，不管是怎样的内容，应该有政府的训令。虽然这只是从原则的意义上授予这个训令，可是，人们都会说，转达的是外相授予的旨意。不过，近卫说不需要那样死板教条，大概是他的智囊团考虑出了许多方法。然而，即使多么聪明的人士，也没掌握着象外务省那样多的情报。我认为，从当时的形势来分析，派遣近卫特使，从一开始就是无意义的。”

东乡茂德著的《时代的一面》一书中，这样写道：“据说有这样的传说，近卫公拜谒时，陛下训令道：一旦到了莫斯科，在任何情况下，都可以直接打电报。可是，我在当时以及以后的时间里，从未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种传说。况且，我问了很通晓这方面情况的木户内府，内府说不曾听到过这种话，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传说。”

木户幸一说：“近卫访苏时，按说本应该是内阁发训令，可是，最后没有颁布训令。这既由于在训令发布之前，谈判已经破裂，也由于总理好象觉得在这件事情上，是陛下和近卫相对而坐决定的。近卫是陛下个人的特使，政府就不必发布训令，况且，近卫特使也召集智囊团制定了方案。更严格地说，两方面都违反了原则。可是，作为实际问题，一旦由政府发出训令，那么，陆相和统帅部就会说：‘不是还没失败吗？’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接受的。如果训令案归于夭折，当然就不会有日本提出的具体方案了。苏联也不是不明白为什么派遣近卫特使。”

《波茨坦公告》的发表

作为对近卫特使这一事情的总结，东乡外相在《时代的一面》一书中，就其结局和作用做了如下的评价：首先，没能准确洞察出苏联方面拒绝特使背后的内幕，坦率地说，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迂钝。

不过，虽然苏联拒绝近卫特使赴苏，可是，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，“在这种形势下，杜鲁门、丘吉尔、斯大林，从7月17日开始，在波茨坦召开三巨头会议。我18日参见天皇，就关于对这次三国会议的看法，以及对苏联采取的策略，做了详细的秘密上奏。并且，我提出，关于在苏联首脑去开会之前，访苏这一问题，在13日下午两点，佐藤大使已经向苏联透露了陛下想要实现和平的意思，斯大林、莫洛托夫14日下午从莫斯科出发，很明显，我提这个建议时，两人早已到了波茨坦。

陛下说：三国会议的结果会是怎样，这是人家的事情。况且，日本的命运也被他们掌握着，只有无可奈何。不过，值得庆幸的是，在苏联首脑去开会之前，已把我们的意图透露给了对方。

战争结束后，根据美国方面的传闻，在美国国务院前驻日大使格鲁等，制定了宣言书，作为对日媾和的条件，带到了波茨坦。同时也从苏联方面听到了日本有媾和的意思，于是就发表了预先准备好的《波茨坦公告》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，陛下的意图不仅苏联首脑知道了，而且也传到了同盟国首脑的耳朵里，从而形成了《波茨坦公告》的有条件的媾和。因此，从结果来看，我方提出的意见，大体上还起了这样的作用。”

不过，从另一方面又不能这样说。7月26日夜9点20分，在柏林，杜鲁门总统、丘吉尔首相、蒋介石主席联合发表了共同宣言。